

不久前,“薪火相传——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”出炉,他被评选为“十大杰出人物”之一,专家组这样评价他:他走出书斋,为南京古城保护锲而不舍地奔走。

1999年,南京高考状元姚远被北大录取,从此北上求学。作为80后,他也玩电脑游戏,爱看喜剧电影,会做正宗的淮扬菜,他还是个十足的“驴友”。但是,最让他牵挂的还是南京这座古城。这个80后博士,行走于学术与文保之间。他的两次倡议,“打响”了南京老城南保卫战,温总理对此两次批示。



姚远对老南京的热爱是从认识一块块城墙砖开始的 资料图片

姚远

用良知守望老南京

□快报记者 赵晨 胡玉梅

当年的南京高考状元

11年前的夏天,姚远成了南京文科高考状元,历史141分,语文120多分,数学130多分……他顺利敲开了北京大学的门。

到了北京,这个“驴友”穿梭于北京老胡同、老四合院之间,用傻瓜相机拍下这些特殊的老宅院。那时候的北京,正赶上大拆大建,有的老四合院姚远拍了没几天,就被拆掉了。太可惜了!姚远心里产生一种莫名的心痛。

北京的老宅院和南京的有着相似之处,表面看上去都很沧桑,但它们高大,格局讲究,每扇门窗都刻有花纹,甚至铺砌的地砖上也有古怪的花纹,走在这样的院落里,仿佛进入了古人设置的迷宫之中,有趣又让人捉摸不透。

姚远外婆家曾经就有这样的老宅院。外婆家在老城南,高高的石门坎,让他小时候吃了不少苦。有的时候,还要被抱着才能越过石门坎出门,墙头上,有古代拴马用的特制石头,高大的风火墙高低错落。不过,他真正爱上南京,还是从搬城砖开始的。初二时,为了修复解放门的台城,老师组织他们去搬城砖。每一块城砖都那么沉,要费好大的劲才搬得动,城砖上还有方方正正的铭文,这让他充满遐想:昔日一个个工匠热火朝天建城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。

从此,姚远一放学,就骑上自行车,在明城墙边上,老巷子里东逛西逛。《南京史话》、《南京的老建筑》等书也被他翻了一遍又一遍。

10年调查南京老城

姚远在外读书,每次回南京,他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爬上台城眺望全城,眼前悠远的山水景象,



快报记者 顾炜 摄

“走在老城南的街头巷尾,我感到这几乎就是在穿越一部跨越千年的史书。老城又是一座巨大的民俗博物馆,在用最生动的语言向你讲述不一样的城南旧事。”

——姚远

总是让他打心里满足:“我曾经去过日本、美国、韩国的不少城市。在我心目中,南京城的厚重和伟大,全世界没有哪座城市可比的。”

姚远是个80后,他有时也玩电脑游戏,喜欢看电影;喜欢摄影、游山玩水,他甚至还会烧地道的淮扬菜。但是和许多80后不太一样的是,他对古城入迷了。2001年夏天,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南京街头,刚从北大放假回来,同

学邀请姚远同去乌镇玩,但姚远反而说服同学,和他一起调查南京古城。那时候,姚远20岁,也是第一次对南京老城进行调查。

每天清晨,带上简单的干粮还有矿泉水,姚远就出发了,太阳落山了才回家。他一家一家地敲门,和老人、居住的人聊天。人家看他毛头小伙,拿着相机拍东拍西,看到什么都充满好奇的样子,都喜欢和他多聊几句,跟他讲历史掌故。“走在老城南的街头巷尾,我感到这几乎就是在穿越一部跨越千年的史书。老城又是一座巨大的民俗博物馆,在用最生动的语言向你讲述不一样的城南旧事。”可是,一边是他的调查,一边又是历史街区的飞速减少,这常常让他感到调查的速度赶不上推土机的速度。“每次回到家,我都把照片整理出来,发现存在问题的,我就写信、写论文,呼吁救救那些老宅子。”

姚远说,从2001年开始至今,已经10年了,每年的寒暑假,他都在做同一件事:拿起相机,记录老南京。

24小时为南京古城疾呼

姚远有点“愤青”,快报记者每天上班QQ刚打开,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他“跳跃”的身影,有时候气愤填膺,有时是一个链接,但内容都不离南京古城。

他的消息总是来得很快!每次都是十万火急。有人开玩笑说:“我不用看规划网了,只要看你的博客就知道,南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。”还有人问:“姚远的帖子,让我们忙得团团转,就差专门成立一个班子来应对了。”“姚远”的身影每天都活跃在网络新闻发言人论坛上,搬出枯燥的法律文件,摆出一大堆道理,看似枯燥又一语中的。

之所以会这样,那是缘于姚远母校金陵中学里的一些老建筑多年前的被拆。“那时,那几座建于1898年的东课楼、小礼堂还在。”他回忆第一次走进这座老楼的情景,“木地板虽然很旧了,但踩上去好结实。”他感受到母校的历史悠久。后来,他在书上看到教育家陶行知的一幅照片,背景就是金中的老钟楼。从此,一栋栋老建筑,在他眼里有了不同的意味。“这都是前辈们留下来的啊。”可惜的是,这些老建筑后来都拆掉了,只留下老钟楼。

这个80后的博士,身上似乎有一种魔力,吸引了一大批的老专家和热心市民。前不久,逸仙村民国建筑被拆,热心市民连夜联系上了姚远,姚远第二天就冲回南京,调查这个事情了。而梁白泉、蒋赞初、薛冰等一大批南京文化界学者,他们有的时候,面对相

关部门或组织的邀请会拒绝,但姚远的事,他们会热心参加。

两次倡议保卫老城南

一年前,南浦厅街区的墙上到处都写上了“拆”字,各种搬家广告贴得到处都是。当时,拆迁公司进驻期间,一些清代老宅在大锤之下,化为尘土。千钧一发之际,身在外地的姚远不停打电话问情况,焦急地睡不着。情急中,南京文史专家薛冰第一时间伸出了援手,说那就写封呼吁信,“算是为这座养育我们的古城,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吧”。于是姚远一拟再拟,然后,志愿者们拿着这份呼吁信奔走在南京学者们的家里。

为了最后的老城南,蒋赞初、梁白泉、茅家琦……一共29位专家学者,在这份呼吁信上坚定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2009年5月,这份呼吁信,到了南京市委和江苏省委,也到了建设部,到了国家文物局。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为此事还上书总理。温总理对谢老的来信和专家呼吁专门做了批示,要求国务院办公厅会同相关部门予以督查,还要求有关城市政府直接听听谢老的意见。为此,老城南历史街区的大拆终于停止,并重新编制规划。新版《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》写道:“老城整体保护”“不得大拆大建”“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改造更新”……

这是专家们第二次“上书”,也是温总理第二次为南京的老城南做批示。第一次写呼吁信是2006年,那一次门东、颜料坊、安品街等多处历史街区开始拆迁。看到一处处老房子被拆,姚远起草了《留下南京之魂》的紧急呼吁书。300多封紧急呼吁信带着姚远的满腔热情,飘到了全国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著名学者,还有南京市一些部门机构的桌上。意想不到的,呼吁信寄发后的第二天,姚远就接到了第一个回应。这是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打来的电话,“我是谢辰生啊!我收到了你的呼吁信,我坚决支持对老南京的保护!”那一刻,姚远感动得想哭:这些老专家多可敬、多可爱啊!

随后,侯仁之、郑孝燮、宿白、吴良镛、徐芳芳等16位“国字号”专家和姚远联名上书,呼吁保留南京的历史旧城区。2006年10月,温家宝总理对呼吁信作出批示,责成相关部门调查处理,还要求加快制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,争取早日出台。就这样,还没有被拆完的一些老宅幸存了。而在2008年4月,千呼万唤多年的国务院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终于出台,从此中国的古城保护有法可依。

◆柒对话

像朱熹一样为南京鼓与呼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听说你曾经看朱熹的报道时哭了?

姚远:是的。不是我矫情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为什么哭?

姚远:感同身受吧。朱熹是我的老学长,专业也差不多,都是政治学专业的。朱熹讲了一辈子政治学,但同时也在关注南京这座城市。在上世纪50年代的大规模城墙拆迁运动中,朱熹奋力呼吁,才使得南京城墙没有被拆完。朱熹留学回南京,买了相机来调查南京的文物,巧得很,我从日本回来的时候,也买了相机,也是调查南京用的。朱熹调查明故宫的时候,曾经相机被抢,而我拍明国外交部大楼的时候,也险些遭打……冥冥中,我觉得自己和朱熹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。我们都热爱南京,看有关朱熹的报道时,我觉得自己在那一刻心灵上和朱熹相通了。我们之间仿佛还进行了辩论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今年你还会对南京做调查吗?

姚远:会啊。今年暑假,我还做调查,看看那些保下来的老宅还在不在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你似乎每天都在给规划、文物部门挑剔?

姚远:我不是有意和他们过不去。我只是善意地提醒。我不是要和他们敌对,我不是要和他们唱反调,我是带着调查、观察和思考去给他们提建设性意见的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那你觉得南京该怎么办?

姚远:南京在早些年老城保护规划上写着:保老城、建新城,老城做减法、新城做加法。这个规划很好,要是按照这个规划来实施,保护的同时着力改善居民生活条件,那么,南京既有“旧”,又有新。贯通古今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你领了奖愉快吗?听说国家文物局局长亲自颁奖的?

姚远:是。但我觉得这个奖杯绝不仅是属于我个人的,它的背后有太多人的共同努力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这么多年,想过退缩吗?

姚远:有人说我,不务正业。甚至有人质问我:你这么做,对你自己有啥好处?但我从来没想过放弃。我是搞比较政治的,研究方向就是公民参与,我这么做正好体现了公民参与文物保护啊。作为国政系的学生,与其空谈公共领域或公民参与之类的话题,还不如从保护自己城市的行动开始。